蜀山劍俠傳/29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九七回　絕海剪鯨波 萬里長空求大藥　穿雲飛羿弩 諸天惡陣走仙童

下一回▶

李洪、陳巖因聽蘇憲祥轉述采薇僧之言，不應早往，便在當地住了兩日。當夜魔女隨楊孝同來拜見，請命求婚。三人見魔女溫嬌已將魔裝換去，身上魔光以及十二白骨神魔念珠已全收起，看去直似一個溫柔嫻靜的美豔少女。溫嬌見了三人，躬身禮拜，態甚誠謹。憲祥當時允婚，告以采薇大師之意，命起賜坐。溫嬌聽說要爲她請來神僧消除本命神魔所賦邪氣，越發感激心喜，重又拜謝。李洪暗用傳聲向陳巖說：「新夫婦初見，可要賜點見面禮？」陳巖笑說：「無須。你看魔女神態恭謹，楚楚可憐，實是因夫重師，爲情低首。否則，此女魔法甚高，法寶更多，尋常看不上眼。七老囊中法寶未到開看時候，將來必有大用，不宜轉贈。」李洪祇得罷了。新夫婦隨即拜辭，往後洞走去。

到了第三日，李、陳二人作別起身，中途遇見金、石等十人，因有成竹在胸，並未聯合一起，略談幾句，便帶上官紅同飛依還嶺。陳巖先不知心上人易靜的苦心孤詣，直到破璧重圓，血痕重現，兩心合一，方始看出真意。見面不久，昔年對頭便已尋來，雖然敗走，料知決不甘休，還有一場大難也將到來。照着各位師長預示，易靜處境最是危險。李、陳二人偏又在東海見到燃脂頭陀留書，約定幻波池事完，請二人往東海底水洞相見；又聽蘇憲祥說起一件要事，不能不去，去了又不放心，好生爲難。易靜笑對陳巖說：「玉弟修道多年，怎的未達？我已歷劫三生，始以元神成道。自居幻波池以來，幸蒙師恩，功力頗有進境。修道人自不免艱難苦厄，似我生平，終必轉危爲安，並還因此增加道力。

事有定數，最好聽其自然，事先愁急，並無用處。」陳巖原是關心過切，知道難於倖免。心想：「燃脂頭陀乃前生至友，自在海底坐關，一別近兩甲子，難得他功行圓滿，既算出自己和李洪要去尋他，留書約晤，必有原因。他又有一佛門至寶香雲寶蓋，威力無上，神妙非常，用以防身禦敵，多厲害的邪法、異寶也不能傷。易靜仇敵乃有名邪魔，魔法厲害，如得此寶，立可助其轉危爲安。憲祥所說之事，也頗關係重要。此行實是一舉三便。與其守在這裏，易靜災難依舊不能避免，何如赴約之後，借了法寶再來，並還可向燃脂頭陀求助，請其指點玄機，比較穩妥。」李洪和燃脂頭陀更是九生至交，並有兩次同門之義，情分深厚。李洪雪山坐關以前，曾往訪看，也值坐關，未得面談。祇留有一封書信，指明前因後果。並說此次坐關要兩個多甲子纔能完功，轉世之後，始可再見。李洪因和頭陀前幾生從未分別這麼久，頭陀以前坐關必要神遊人間，修煉善功。期前雙方均有約會，等頭陀元神轉世，立往相見。因他夙孽至重，發願最宏，操行尤爲艱苦，本身雖具極大神通，卻並不使用，所有法力均經禁閉，專以虔心毅力，苦蓼佛法。邪魔又多，強敵環伺，日在艱難兇險之中苦熬，結果多遭慘殺。李洪時常暗助，頭陀不願，屢以婉言謝絕，但是雙方交厚，不容不見。似此一別百餘年，尚是初次，所以李洪也是急於往訪。二人略一商量，便同起身。

陳巖本意早去早回，雖知易靜這場大難不能避免，總想事情難定，也許人力可以挽回。如將法寶借到，取來靈藥，早日趕回，至少人可少受一點苦厄。途中想起燃脂頭陀留書之言，說此時坐關已完，要在海底留住月餘，何時前往均可。蘇憲祥爲助魔女消除邪氣，要用二十七日苦功，行法煉魔。還要請采薇大師幫忙，不知何時起始。意欲先飛往大咎山，如見憲祥無事，便約同去北海，求取所說靈藥。然後三人聯合，同往兩天交界的天蓬山絕頂靈嶠仙府，向三仙求取藍田玉實。到手以後，再尋燃脂頭陀敘舊。易靜災難，事應一月以後，照此行事，東海回來，正可趕上。好在魔女溫嬌已經成婚，耽延月餘並無害處，祇要憲祥行法不曾開始，便不妨事；如已行法，自己再去東海也不晚。主意打定，便和李洪說了。

李洪自然不願違背良友心意。及至飛到大咎山一看，憲祥、楊孝均已他出，祇剩門人章勉留守。章勉說：「日前采薇大師曾來飛書，師父看完，立即飛走。楊師兄因魔女對他情深愛重，祇圖長年相聚，並無邪念，二人約定，祇作名色夫妻，各保元真，同修仙業。但是夫妻儀式卻要舉行，已經稟明恩師，同去魔宮成婚。」陳巖因聽楊孝夫妻先行，未隨憲祥一起，行時又未提到煉魔去邪之事，不知何意。心想：「難得憲祥尚未開始煉魔，祇要尋到，仍可按照預計行事。祇是其間祇有一個多月的光陰，須飛馳海內外，往返數十萬里。那最關緊要的兩種靈藥，又在北海一個著名旁門散仙所居島上，求取不易，稍

微失機，藥取不成，還要樹一個強敵。憲祥雖和島主有交，但是此人乃旁門散仙中能手，法力甚高，性情古怪，並非好惹，興許翻臉成仇，而又非得此靈藥不可。對方法力既高，更在島上設有十三門惡陣，與峨眉仙府右元洞情慾十三限有異曲同工之妙，破它甚難，曠日持久，豈不誤事？還有天蓬山絕頂高居兩天交界之處，中隔十萬里流沙與三萬六千丈罡風之險。就說主人期愛李洪，開府時曾許其異日隨時前往，不致拒而不見，到底上去艱難，往返路途又極遼遠。好在前已約定，憲祥知道自己要來尋他同去海外，不會在外多延時日。與其先往東海，不如就在當地等他回來，先取靈藥，免誤時機。」便硬請李洪一同留下。

哪知等了十來天，憲祥終未回轉。李洪苦念良友，又再三催走。陳巖沒奈何，祇得留下一書，請憲祥回山立往東海相見，同往北海求取靈藥，煉魔務望稍緩，免得延誤。等飛到東海，會見燃脂頭陀，三人敘闊之後，陳巖告知來意，向其求助，並請運用玄功代爲推算。燃脂頭陀笑說：「陳道友道法也極高深，怎的如此癡情？此去金銀島，恐那情關七陣不易通過呢。」陳巖聽出話裏有因，再四探詢。頭陀笑答：「敵人不是尋常，先期推算，詳情難知。道友來前，我只算出蘇道友此時無暇，要在十日之後纔能來此。事起倉猝，前說的話，本以采薇大師來否爲定，並非違約。道友欲借香雲寶蓋，本無話說，偏生此寶被一老友借去禦魔護法，不在手邊，尚有月餘始能交還。事情決誤不了，到時自會送去。倒是金銀島主吳宮得道多年，功力甚深，雖然出身旁門，以前極少惡行。自從移住北海，仗着天時地利，更與外人隔絕。他那金銀島深藏海眼之下，本是一座浮礁，隨着極光感應升降。經他多年苦心佈置，全島均經法力煉過，平日深藏海底泉眼之內，每一甲子浮起一年零三個月，島上幾種靈藥仙果也正此時結實。你所需兩種靈藥，本和靈藥仙草毒龍丸一樣，乃九天仙府靈藥奇珍，偶有幾粒種子在千年前被罡風吹墜，落向島上。功效用途雖與毒龍丸不同，也是道家最珍貴的靈藥。此人性情奇特，他因內中有一種瑞雲芝，又名朱顏草，有返老還童、化嫰爲妍的妙用，正邪各派修道之士祇要知道它的底細來歷，必往求取，後不知何事激怒了他，說修道人要這容貌美好作甚？爲此在島上設下一座十三門惡陣，自稱：『此島所產靈藥乃是天生，非我種植，但平日不願人擾我清修。等到此島浮出海面，靈藥成熟之時，決不禁人來取。自來仙法易修，靈藥難求，經我苦心培護，纔得保存至今。來人除非和我有緣，自願相贈，否則必須經過前島所設十三門惡陣，深入靈藥產處，纔可任意採取。』陳道友得信較遲，還有一月，島便封閉下沉，再取便須一甲子後。易道友遭難之事，雖然兇險，依我之見，還是先取靈藥，纔不至於誤事。等道友天蓬山回來，易道友難期也已將滿，早去無益。幸虧魔女溫嬌因蘇道友有事耽延，未將魔光邪氣先行煉化消滅，將出力不少，否則易道友的對頭便是鳩盤婆，很難對付。道友以爲如何？」陳巖也知所說有理，心急無用，祇得耐心等候。實

則忙中有錯，欲速不達。當二人由幻波池起身時，如依李洪先飛東海，必與憲祥路遇，就不能同去北海，也可拿了憲祥書信，往見金銀島主，將藥取到，少生好些波折。燃脂頭陀佛法高深，明知憲祥就在附近島上，代采薇大師煉丹候人，因其無暇分身，去也無用，事有定數，便未明言。

陳巖在海底水洞中又候了十來天，憲祥方用飛劍傳書，說自己現在東海釣鰲磯，奉采薇大師之命代煉靈藥，去救大師好友姜雪君的俗家眷口親屬九十四人和洞庭山成形靈木，現剛煉成。本想回山煉魔，姜仙子忽然飛來取藥，說起李、陳二人尋他之事。先想往尋二人，並拜見燃脂神僧，忽又遇見兩位道友尋來，不便同往，因而終止。請速往相見，即日起身，免得過了限期，金銀島陸沉誤事。二人見書，立即辭別，飛往釣鰲磯一看，憲祥所說兩人，乃崑崙派小輩劍仙小仙童虞孝、鐵鼓吏狄鳴岐。

原來虞孝因和武當七女中的石氏雙珠交厚，這日相見，縹緲兒石明珠說道：「峨眉派近來人才輩出，許多後起之秀全都仙福深厚，除多得至寶奇珍而外，並還得有各種靈藥仙丹。最著名的便是靈嶠宮藍田玉實和幻波池的毒龍丸，加上本門大小還魂丹，或能脫胎換骨，起死回生；或能永駐芳華，長生不老，並還增加若干年的道力。端的得天獨厚，非衆所及。本門七姊妹均有美名，便小師妹司青璜也是天生麗質，丰神俊秀。平日頗覺容華不下於人，尤難得的是同門姊妹全都如此，早已豔傳人口。前次峨眉開府，見到小寒山二女和英、雲姊妹，已覺有些相形見絀，自愧不如。近日遇到幾位靈嶠宮女弟子和峨眉門下諸姊妹，美容尚在其次，最難得的是個個仙骨珊珊，宛如朝霞，容光照人，幾乎不可逼視。問知除本身修煉而外，多半仗着玉實、靈丹之類。我姊妹同修仙業，雖不至於衰老，比較起來，終不如人，不知將來有無這樣福緣呢。」虞孝自來鍾情明珠，愛逾性命，當時未說，記在心裏。又想自己曾在峨眉被困十三限內，經諸葛警我接引，纔得出險。因而心存妒念，立意踏遍海內外名山，尋求靈藥，贈與武當七女，去博明珠歡心。辭別不久，便聽一海外散仙說起金銀島靈藥朱顏草結實之事。忽想起好友蘇憲祥與島主交厚，以前祇知他每隔些年必往相見，產藥之事怎未提過？又聽說此行十分兇險，意欲前往探詢，並請相助。於是偕狄鳴岐向大咎山飛去，不料途遇諸葛警我。因覺對方爲人誠懇謙和，前次被困十三限，蒙其相助脫險，不特毫無得色，反倒殷勤慰勉，心生好感，難得不期而遇，便同降落，晤談了一陣。別時，警我說是新由釣鰲磯故居迴轉，見水雲子蘇憲祥在彼煉丹。虞、狄二人還慶幸不曾錯過，忙同尋去。憲祥丹剛煉完，送走姜雪君，將所借丹爐藏起要走。見面一談來意，因虞、狄二人不願往見燃脂頭陀，纔以飛劍傳書將李洪、陳巖召來，五人得以會合一起。陳、李二人見對方乃正教門下，人又英爽，頗爲喜慰。虞、狄二人雖因李洪是妙一真人之子，上來尚有門戶之見，及見對

方年幼天真，根骨法力那等高強，由不得心生讚佩，不再歧視。又有憲祥居間，於是越說越投機，無形中成了好友。

五人準備停當，便由釣鰲磯動身，向金銀島飛去。飛遁神速，不消多時，便轉入北海。先見下面暗雲低壓，惡浪排空，水天相接，一片混茫。一眼望過去，老是霧沉沉，一派荒寒陰晦之景。再往前飛不遠，便見狂濤滾滾中，擁着不少大小冰塊，隨波起伏，疾馳而來。跟着又見大小冰山林立海上，順流而下，不時撞在一起，發出轟隆巨響。那數十百丈高的冰山，本是矗立海上，透明若晶，回浪生光，已極好看。經此一撞，化爲無數碎冰，向空激射，浪花飛涌，駭浪如山，更是奇絕。陳、李二人屢生修爲，見聞甚多，重尋舊遊，仍覺壯觀。虞孝、狄鳴岐初次見到，更是驚奇，讚賞不已。

五人原由憲祥引路，並告機宜，隨同北飛。又飛行了一陣，望見前面冰山叢中時有黑影出沒洪波，並有數十百個水柱向空激射，暗霧迷漫中波濤洶湧，越發險惡。知是鯨羣鬧海，噴水爲戲，正要趕往。憲祥笑指道：「越過那片鯨羣，便是北極冰洋境界。再朝北飛萬餘里，就是陷空島北海盡頭，金銀島尚在側面。」說時遁光一偏，改朝西北飛去。約飛萬餘里，始終是在海氣蒸騰，暗霧茫茫之中飛行，除一片無邊無岸的冰洋大海而外，祇偶然看到幾座冰山，望不到邊。後來漸離寒帶，除了天，就是水，連冰山也見不到一座，海霧卻越來越濃。如非五人都是慧目法眼，離身數尺，便不見人。虞、狄二人方覺荒寒沉悶，笑問：「還有多遠纔到？」憲祥祇低聲說道：「前面就是金銀島。島主生性奇特，好些禁忌。方纔路上我已說過，到時由我領頭，相機行事。此時不可開口。」正說之間，忽然飛出霧陣之外，前面形勢大變。原來來路海面波濤險惡，水作黑色。一出霧陣，水色立變，一眼望過去，碧波滾滾，水色清深，與來路大不相同。最奇的是兩水交界處一青一黑，全不相混，整整齊齊，宛如劃了一條界線。那霧也祇籠罩到黑水之上，過界以後，霧影全無，上面更是雲白天青，風和日美，一片清明空曠之景。遙望天邊碧波無垠中，隱約浮出一黃一白兩點島嶼。因相隔太遠，波浪又大，直似一頂金冠，一個銀盆，隨着浪頭起伏，出沒波心。日光照將上去，反射出萬道金光，一片銀霞，當中又有一團日影。白雲往來，上下同清，遙望已覺奇麗非常。漸飛漸近，島影也自加大。這纔看出，那島形如玉簪，兩頭圓形，中段較細。左邊半島外圍滿布金色奇花，中擁一座金碧樓臺。右邊半島石質如玉，並無房舍樹木，卻被一片銀霞籠罩其上。中段相連之處作珊瑚色，上面設有一座飛橋，形若彩虹，先並未見，似方出現。下面陸地相通，不知要這百十丈長的虹橋何用。心方奇怪尋思，憲祥忽然揮手，令衆暫停，自往島上飛去。

李、陳、虞、狄等四人起身時，原經憲祥指教，忙把遁光停住，各用慧目法眼註定前面。

這時離島約有四五十里，遙望憲祥縱着一道遁光，星雨流天，向前飛射。眼看快要到達，忽由當中朱堤海岸之上飛射出一蓬五色光網，雙方剛一接觸，便同往島上飛去。緊跟着起了鼓樂之聲，遠遠傳來，仙韶迭奏，響徹水雲，聽去十分娛耳。一會兒，樂聲止住，便不再有動靜。眼看紅光照波，晴陽耀水，海面上射起萬道紅光，照得那座金銀島嶼耀彩騰輝，精芒四射，越覺莊嚴雄麗，氣象萬千。四人久候無音，深知主人強傲孤僻，不近人情，漸生疑慮。李洪提議隱身往探。陳巖關心靈藥，自不必說。虞、狄二人也是少年喜事心性，又各煉就隱形之法，見李洪小小年紀如此膽大，也自然不甘落後。略爲商議，便同飛往。因島上自從樂聲止後，老是靜悄悄的，除斜日返照，色彩格外鮮明外，別無異兆，不似待敵情景。四人身形又全隱去，以爲不致被人覺察。陳巖雖覺憲祥不應一去不回，杳無音信，繼一想：「他法力甚高，主人困他不住。何況雙方原有交情。」稍微動念，也就罷了。哪知四人一時性急，竟因此生出枝節。

原來五人來時，島主人吳宮已早警覺，五人索性一同登門拜見，求取靈藥，就不答應贈送，也不致反面成仇，幾於誤事。憲祥偏是小心太過，深知主人性情古怪，行事難測，飛到島前禁地邊界，便將四人止住。意欲先由自己以禮求見，代四人先容，再說來意，如蒙贈與固好，不然也可按照島規行事。如果主人虛應故事，不與來人爲難，以陳、李二人的法力，必能成功，連虞、狄二人也佔了便宜。哪知主人先前倒也殷勤，後將憲祥迎入東半島金宮之內款待，憲祥說起來意，並代四人求見，島主便改了態度。原來島主吳宮素來強傲，不肯下人。因聽來人中有兩個幼童，均具極大來歷，李洪更是九生修爲的妙一真人愛子，前生曾在天蒙神僧門下，今生又是寒月大師高弟。吳宮雖少惡行，終是旁門左道出身，雙方邪正不同。近一年中，照例開島，來訪同道和昔年舊友，多是在峨眉開府時受了萬妙仙姑許飛娘之託，想要乘機擾害，後見對方仙法神妙，知難而退的那些向隱海外的旁門散仙和五臺、華山兩派餘孽，這類人如何能說峨眉好話？吳宮有了先人之見，日前飛娘又親來勾引，吳宮一時不察，竟落在飛娘的套中，對於峨眉由不得生了忌恨。憲祥口氣再一誇大，越發勾動氣忿。

吳宮人本陰鷙沉着，喜怒不形於色。憲祥修道多年，仍是當年豪爽性情，襟懷坦白。又以生平度量最大，從不與人結怨，正派中固多好友，異派中除卻一些極惡窮兇的妖邪，也有不少相識。以爲和主人交好多年，他那海洞島宮在封島時期照例不納外客，祇自己一人隨時可以出入，怎麼也能給點情面。萬沒想到吳宮海底獨修，素少交遊，在這半年期間，會被羣邪說動；妖婦許飛娘又以色爲餌，加以勾引。雖知對方存心誘惑，表面自高身價，若即若離，時冷時熱，吳宮也還有些顧忌，不曾成好，但已道心搖動，爲色所迷。憲祥滿擬峨眉領袖羣倫，聲威廣播，主人早聽自己說過，必定借此結納，所以盡情

傾吐，歷述峨眉諸長老的威德法力與人才之盛。及至說了一陣，見主人老是望着自己靜聽，還當他向來如此，不以爲意。等到說完，還未回答，偶一眼瞥見吳宮口角上微帶冷笑，纔覺話不投機，正待勸說。吳宮忽然笑道：「蘇道友，我知你是好人，照例有求必應，意欲借我討好峨眉，交接那班狂妄無知的乳臭小兒。卻不知我行事任性，向不懂甚情面。他們如有自知之明，打算由你說情，向我求取靈藥，就該隨你來到島前通名求見。我縱不肯輕易相贈，但他們以後輩之禮而來，我也不會使其失望而歸。他們偏狂傲無知，令你先來說話。我如被峨眉派聲勢嚇倒，雙手奉上，他們自是稱心省事，否則不是明奪，便是暗取，分明打着先禮後兵之計。人說峨眉派自恃走了幾年運氣，夜郎自大，果然不差。我就此答應，情理難容。依我本心，直以仇敵相待。姑看在你的分上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好在半島設有十三門惡陣，靈藥就在西半島，向不禁人採取，祇要有本領能通行十三門，由他們隨意採取，如何？」

憲祥見他犯了本性，力說：「同來四人並無一個峨眉派在內。李洪雖是妙一真人九生愛子，但他早歸佛門，轉世年幼，新近下山，談不到狂傲二字。虞孝、狄鳴岐乃崑崙門下。陳巖更是一位獨修的散仙，爲一前生情侶來求靈藥，與峨眉派何干？」吳宮仍是不聽。後來憲祥又說：「李洪祇是年幼好奇，隨來觀賞靈景，並無求藥之意。同來四人，祇他一個與峨眉派有淵源，既不取藥，便不相干，道友何必多心？」吳宮被問得無言對答，方在沉吟，忽似有甚警覺，雙目微閉，隔了一會兒，冷冷地答道：「既這等說，我留道友在此對飲半日。來人如不自恃，必在禁地外候道友出見，不敢冒失，任意橫行。祇要候到子夜，我必放道友出去，引其入見。我看道友分上，十三門惡陣的威力至多用上一小半，稍有法力便可通過，決不使其難堪。否則便是成心上門欺人，情理難容，我也不過分難爲他們，祇照舊例相待如何？」說罷，便命門人將島上禁制連同埋伏的法寶一齊施爲，加緊防守，倒要看看來人是否如他所料。又告憲祥：「你我交好多年，想來不致爲此幾個乳臭小兒傷了和氣。」

憲祥見他將全島陣勢發動，外面禁制重重，分明已受人蠱惑，此時一走，立成仇敵，下手越難。他那禁制又極嚴密厲害，更有幾件異寶，連想傳聲通知都辦不到。暗忖：「同來四人以陳巖見聞最多，來時路上已曾告以虛實，不會不知輕重利害。在未見自己以前，總共半日夜的光陰，也許能夠等候。主人驕狂任性，如能捱過子夜，證明不是有恃而來，盛氣一消，他那靈藥向不禁人求取，祇要他不故意作梗，便有法想。四人如不能忍耐，或因久不見人，心生疑慮，冒失行事，我索性和主人說明，按照島規破陣取藥。狄、虞二人功力、法寶雖然稍差，陳巖、李洪前生法力早已恢復，更有幾件仙佛兩門的至寶奇珍，料他也無可奈何。」念頭一轉，覺着自己和主人交好多年，以前還曾爲他出過大力，

不料竟會受人蠱惑，翻臉不認人，越想越有氣。強笑答道：「道友如此多疑，我也不便多言。不過來人年幼，行事未免疏忽，如能等過子夜，得蒙道友相諒，再好沒有。如因我久不出見，不耐久候，難保不來此求見。道友心有成見，先入爲主，既非見怪不可，他們不知底細，誤觸禁網埋伏，必當主人有意爲難，再不放心我的安危，難免冒失。可否念其無知，開放門戶，容他們按照島規，通行十三門惡陣，取那靈藥呢？」吳宮冷笑道：「道友，我們到底也相交多年，不犯爲此傷了和氣。他們以禮求見，自好商量；便直叩島宮，照例行事，也可憑他們功力福緣，以定成否。祇要不欺人太甚，決不出手。」

憲祥早聽他吩咐門人將全島陣法埋伏一齊發動，外加三層禁制封閉阻隔，端的如臨大敵。那雲網更是前古奇珍，由昔年一旁門散仙手中得到，重又煉過，隱現由心，神妙非常，威力甚大，不易衝破。如用法寶毀去，立成不解之仇。還未入陣，這頭層關口先難通過，況還有好些佈置。分明自己不說，還能照例而行，經此一說，不特不給絲毫情面，反更視若仇敵。心雖忿怒，仍想委曲求全，暫由他去，表面笑語從容，一毫不露。二人都是海量，每見必飲。憲祥由談話中聽出吳宮和許飛娘相識，妖婦常來島上小住，並將島上靈藥要去不少，知他倒行逆施，早晚自取滅亡。多年交好，雖代可惜，無如忠言逆耳，勸必不從，祇得聽之。心還想：「來時主人曾以鼓樂相迎，四人不會不知，也許不致冒失。」正在盤算，萬一雙方走了極端，如何化解。忽聽異聲如潮，由前島傳來。吳宮面容驟變，端起酒杯向空一潑，張口噴出一股真氣，隨手一指，那半杯殘酒立化一片青光，懸向席前。吳宮怒道：「道友說我多心，且看豎子何等猖狂！實不相瞞，如非深知你的爲人，此時便容你不得。」

憲祥聞言也大怒，正要發作，目光到處，瞥見那片酒光形如一面晶鏡，全島景物立時呈現。祇見島前面現出千丈錦雲，將全島罩住，雲煙閃變，捲起無數大小漩渦。內有兩大雲漩，所到之處，寒光如雨，交相飛射，不時移動，左右衝突，好似有人由雲網外強行衝入。島岸虹橋之上，立着一個披髮仗劍的赤足門人，手掐靈訣，朝外連指，煙雲光雨立時加盛。同時從島岸上一座臨水的樓臺裏面飛出兩人，各在一道光環圍繞之下，往雲層中衝去。憲祥暗想：「四人法力真高，衝行這等具有極大威力的雲網之中，仍未被擒，連隱身法也未破去。」瞬息之間，兩道白光合而爲一，正朝內中一個雲漩衝去。雙方微一接觸，先由白光中發出大片黑色火彈，剛聽爆炸之聲，連珠亂響，對面雲網中來敵有點不支，相形見絀。黑色火彈爆炸以後，再化爲一片邪氣隱隱的墨色妖光，往上罩去，雲網中人隱形立破。

憲祥剛看出是狄、虞二人，暗道：「不好！」虞孝已揚手發出一道青白二色、其亮如電

的箭形寶光，朝那百丈錦雲與墨色妖光射去，箭頭上立射出萬道精芒，妖光立即被衝散消滅，雲網也被衝破一個大洞。二人現出全身，更不怠慢，就在箭光前衝，錦雲如潮，四下飛滾，分而未合之際，各縱遁光，同由雲衖中直射過來，衝破頭層雲網阻隔，落向島上。二人把手一招，將箭招回，仍舊插在背上。憲祥知道虞孝用的是前古奇珍后羿射陽神弩，猛想起此寶正是主人那兩件最厲害的法寶剋星，心方稍慰。同時又瞥見旁邊一個雲漩在錦雲叢中，隨同無量光雨環繞追逐飛射中，往來衝突。因那雲層厚密，變化無窮，生生不已，中雜無量數的血神針，常人到此，祇一挨近，先被雲網捲走，或是困在其內，不能行動，再被髮動神針，更難活命。雲漩中兩人雖然不曾受傷被困，就此通過，也非容易。雲衖剛現，那雲漩也如電一般快，由左側急轉而來，祇一閃，雲漩不見，人仍未現形影。料知是李、陳二人隨同穿過，虞、狄二人隱形法已破。那九天雲網爲射陽弩穿破一洞，雖然仍能使用，終有缺陷，主人如何能容。

憲祥惟恐二人喫虧，忍氣笑道：「道友可看出來人是四個麼？內有二人已隱形穿雲而過。前面所現兩人，便是崑崙門下。他們許因久候我不至，前來探望，誤犯禁網，無法脫身。這兩人帶有後羿射陽弩，情急試用，穿雲而入。此舉雖然被迫無心，道友或不免於誤會。事已至此，請止住令高足，容其通行全陣如何？」吳宮心痛至寶殘破，本極忿怒。一聽敵人所發竟是射陽神弩，並有兩人隱形飛入，不禁大驚，心念一動，待施毒計。門下徒衆見敵人破了師父雲網至寶，現身穿入，已全激怒，紛紛出鬥，當時把虞、狄二人圍住。

原來陳巖等四人久候憲祥無信，欲往隱形窺探，並無敵意，哪知前行不遠，便入禁地。海面上那些旁門禁制，休說陳、李二人，連虞、狄二人也攔不住，稍施法力，便即衝過。本來開頭四人聯合一起，也是小仙童虞孝心高好勝，又仗着那三枝射陽弩，自從開府珠還以後，乃師鍾先生用少清仙法又重煉了一百零八日，威力越發神妙，多厲害的禁網也能衝破，不免有恃無恐。又見李洪一個未成年的幼童具有那高法力，未免內愧。李洪又天真愛羣，惟恐二人受傷，稍爲分開，便搶上前去，想將二人一齊護住。二人見他用靈嶠三寶防身，卻將寶光隱去，島前海面上的禁制也非尋常，李、陳二人一前一後，將虞孝和狄鳴岐護在中心，一同前進，連衝過三層禁制，直達島前，如入無人之境。虞孝以爲因人成事，越想越發不好意思。剛和狄鳴岐暗中示意，將陳、李二人分成兩起，敵人的埋伏驟然發動，人已陷入雲網之中。當時祇覺眼前一花，身上一緊，千丈錦雲直似實質而又具有粘性的絲綢，一層接一層，急涌起千層雲片，花飛電舞，環身裹來。仗着峨眉開府回山之後連用了幾年苦功，功力大進，雖未被那雲濤捲去，但是上下四外雲光變滅如潮，壓力絕大，衝突艱難。已與陳、李二人分開，不便再合在一起，祇得施展全力朝前猛衝，雲網也越加盛，怎麼也衝不出去。四人來時，原經商定，主人乃憲祥老友，

不到萬不得已，不可動武。以爲靈藥採取，有例可援，至多費點事，有憲祥和主人的交情，決不至於成仇敵對。及見雲網如此厲害，虞孝暗忖：「憲祥曾說採藥人到此，祇須和主人打個招呼，便由輪值門人引入十三門陣地，怎會如此關閉堅拒，連岸都不許上？」剛一回顧，陳、李二人已經不見，一時情急，正待朝前猛衝。防守徒衆見雲光電旋，卻不見人，知來強敵，立發兇威，飛身迎去。因知敵人身隱電旋之內，猛施毒手，將師傳旁門異寶猛發出去。此寶名爲泥犁珠，乃昔年冥聖徐完所贈，最是陰毒，專污法寶、飛劍，並破隱形之法。妖光爆散，二人被迫現身，如非功力高深，幾連飛劍也被污毀。一時情急暴怒，忙將射陽弩發出，邪法立破，人也穿雲而過。

李洪見二人通行艱難，本想仍合在一起。陳巖早看出虞、狄二人心意，暗用傳聲阻止說：「這兩人好勝，面上又有晦色，暫時不必明助，聽我招呼，再行下手。」剛把李洪攔住，事有湊巧，這時雙方各不相顧，因敵人發出黑色妖光，李洪、陳巖均能透視雲霧，看出妖光污穢，恐虞、狄二人受傷，連忙衝雲趕去。剛一趕到，前面雲層已被神弩射穿一條雲衖，忙隨之飛出，隱身一旁，正準備相機行事。吳宮門下共有八個弟子，十二侍者，一見敵人穿雲飛人，落向島上，全都暴怒，各指飛劍、法寶殺上前去，同聲厲喝：「小狗納命！」虞、狄二人見來勢兇橫，已是有氣，一面迎敵，一面喝道：「我們一行四人拜見島主，求取靈藥，事前還託蘇道友代爲先容，我們不耐久留海上，特來拜見，即便島主不重朋友之情，也應按他平日條規，容我們照例行事。似此禁制重重，如臨大敵，已與他平日所說有異，你們又無故倚衆行兇，是何道理？我想島主得道多年，前輩仙人不應如此量小，莫非不在島上麼？」說時，雙方各用法寶、飛劍惡鬥，已殺了個難解難分。

二人雖忿敵人可惡，因想憲祥在此，真相不知，問又不答，好些顧忌。爲防備走極端，射陽弩不肯輕用，敵人法寶、飛劍均頗厲害，二人寡不敵衆，眼看要落下風。李洪本就越看越有氣，又見敵黨中有一身材瘦小，吊睛塌鼻，滿臉奸詐的妖人，同一個身材微胖，眉有黑痣的中年妖人，新由左側飛來助敵，滿身都是邪氣，不似前鬥諸敵雖是旁門，不施邪法，身上還看不出。方在奇怪，瘦的一個突然揚手發出一道妖光，形如燈焰，卻與英瓊新得的紫清神焰兜率火不同，碧光熒熒，四外黑煙包沒，剛一出現，腥穢之氣刺鼻難聞。自己還不怎覺得，虞、狄二人忽然面帶驚惶之色，往後敗退。妖光黑煙立即爆散，眉有黑痣的一個又張口噴出一團血光，連那妖光一起化爲大片黑煙血雲，正朝二人電馳飛去。其他十幾個敵人已被二妖人在出手以前喝退。李洪不禁大怒，揚手先發出太乙神雷，數十百丈金光雷火打將下去，血雲妖光當時震碎。二妖人見狀，怒吼一聲，一個二次口噴血雲，一個把手連指，空中妖光正待由分而合，李洪如意金環已化爲三圈金光，

朝前迎去，祇一閃便將二妖人連人帶妖光一起罩住，雲光立滅。二妖人正在手忙腳亂，掙扎欲逃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李洪身上斷玉鉤已化爲兩道交尾精虹，電馳飛來，迎着妖人環身一絞，金光祥霞往下一壓，兩聲慘號過處，形神皆滅。

衆妖徒見敵人形影不露，神雷、法寶威力驚人，又驚又怒，正在進退兩難，虞、狄二人已經中邪欲倒。李洪見事已至此，心想護住二人，索性動強。剛與二人對面，還未開口，忽聽陳巖大喝：「洪弟與二位道友留意！」聲纔入耳，一道白虹突由島後比電還急地作半環形凌空拋射過來。李洪見那白虹其長何止百丈，粗約四五丈，光並不強，來勢萬分神速，一頭尚在島後，一頭作弧形自空下射，帶着轟轟雷電之聲，前頭半段更發出無數的光箭，聲勢猛惡，從未見過。正要迎敵，一道紅霞已由身後電射而出，迎將上去，紅霞之中，金光亂爆。兩下裏剛一接觸，猛又聽遙空有人大喝道：「雙方停手，聽我一言！」四人剛聽出是蘇憲祥的口音，聲到人到，來人已到了衆人頭上。人還未降，雙手齊揚，各發出一股銀光、一股金光，宛如億萬金銀米聚成的兩道長虹匹練，從半天空倒掛而下，將雙方的白虹、紅霞分頭裹住，不令對敵。一時紅、白、金、銀四色寶光照耀中天，霞光萬道，映照得全島大放光明，連天和海水全被映成了異彩。憲祥人還不曾下降，白虹首先撤回。陳、李二人忙同現身，將法寶收轉。憲祥也便落地，朝虞、狄二人臉上看了一眼，驚道：「二位道友已中邪法毒氣，幸我帶有靈丹，請二位各先服一粒，洪弟再用佛光一照，方可無礙。」二人稱謝，將丹接過，剛服下去，便聽遠遠有人喝道：「蘇道友今日這般行徑，可是心存偏向，意欲與我爲敵麼？」憲祥向空笑答：「吳道友，你當知我平生不喜樹敵，何況是你，祇不願雙方各走極端。好在前殺二人，乃是五臺餘孽，與令高徒們無干。如蒙看我薄面，兩罷干戈，仍按舊規通行十三門惡陣，任往西半島採取靈藥，便感盛情了。」吳宮接口道：「這樣也好。道友如不與我爲敵，便請回來，有話商量。」憲祥笑答：「小弟遵命。」說罷，轉對四人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原出誤會，幸蒙島主見諒，請照舊例而行。此陣妙用無窮，隨人意念而生變化，更有各種埋伏。還有先殺二妖人乃五臺派餘孽，同黨甚多，近又拜在摩訶尊者司空湛門下。妖師自爲大方真人所敗，逃來海外潛伏，所居離此頗近，飛遁神速，洪弟不可疏忽呢。」李洪聽了，也未十分留意。憲祥說完，匆匆飛走。

前鬥衆妖徒本在旁觀，憲祥剛走，眼前倏地一暗。陳巖、李洪見狀，知道陣法已經發動，忙喝：「虞、狄二道友，我四人聯合一起，彼此互助，免遭暗算。」語聲纔住，天由暗而明，全山景物一起不見，祇面前大片平地，矗立着一座紅色牌坊。李洪剛要走近，陳巖攔道：「洪弟怎地如此冒失，也不查看一下？」李洪早看出牌坊兩側似有一圈霧影，環若城堡，牌坊好似城門。霧雖極淡，幾非目力所能辨認，但是裏面景物全被擋住，憑

自己的目力竟難透視。牌坊裏面，彷彿斜陽平西，回光倒影，一片暗赤昏茫之景。一眼望過去，暗沉沉似霧非霧，似煙非煙，但又望不到底。因在前生聽父母說過，情關七念與欲界六魔總名十三限，實則相爲表裏，牽一髮而動全身。休看魔頭厲害，威力之大，不可思議，如想戰勝情、慾二魔，並非難事。祇要到時澄觀息機，心有主宰，先照師門傳授，守定靈臺方寸之間，使其返照空明，便宛如璧月沉波，天空雲淨，點塵不着，上下同清。再由有相轉爲無相，使其神與天會，裏外空靈，慧珠明瑩，大觀自在，本來無我無物，有甚麼情慾嚴關之險？後蒙恩師傳授佛法，深參上乘妙諦，雪山坐關以來，越發悟出玄機，定力道心無不堅強。此次轉世重來，休看言動天真，照樣疾惡如仇，也祇是數中因果世緣，隨遇如此，應有即有，應無即無，功力祇較前世更爲高深，任多厲害的邪法魔頭也難自己不住，本大無畏，有何可懼？李洪因知陳巖雖然修道多年，法力高強，但最厲害的情關一念，卻難勘破，同來四人，獨他比較可慮。又因敵人惡陣輔以邪法，終是左道旁門，頭關如破，底下便要減去不少危害。尤其是這些牌坊，乃法寶煉成，祇要毀去一個，餘者就許全失靈效。意欲當先飛入，仗自己功力和隨身法寶，破去陣法，固是絕妙；即或不能如願，身任其難，後來三人也可相機應付。聞言笑答：「陳哥哥，此陣雖是初次經歷，我想不會比右元十三限還要厲害，十三限我曾通行兩次，並未遇阻。這類陣法，照例各行其是，除非有人當頭把陣破去，彼此身經均不相同。反正不能聯合一起，而這頭層情關必定厲害，我們都是多情善感的人，一個把握不住，難免被困，因此我想先試一下。至於他那些鬼門道，我早料出來了。」陳巖深知李洪良友好意，便笑答道：「洪弟用意甚好，我也想借此一試自家道力。現我看出此陣雖頗兇險，並還暗藏好些埋伏禁制，以加此陣威力，無如主人弄巧成拙。別位我尚不知深淺，如愚兄想要衝破情關七陣，就不被困，必定艱難。幸我兩人均帶有幾件法寶，虞、狄二位道友射陽神弩也具專破邪魔靈效。主人陣中埋伏之寶，必與此陣相連，在他原爲鎮護這十三座牌坊，增加威力之用，不料那些法寶與牌坊聯合一起，反易牽動全局。我們祇要破去一兩座，縱不全數瓦解，決可通行自如。我先也不知道，因由妖人白虹手中得到天視地聽之法，方纔光景一暗，我料陣法發動，忙即行法查聽，得知就裏，看出破綻，爲此將你喚住。還是四人合成一起，一同前衝比較容易。既成一路，誰也不會喫人的虧。你看如何？」

李洪聞言，猛想起麗山七老那片杪欏靈符尚可再用兩次，多厲害的邪法也無妨害，何況還有金蓮寶座和靈嶠三寶用以防護身心，縱有一二人心神搖動，有自己主持，也可無害。祇因憲祥說得太凶，有了先人之見；前在峨眉通行十三限火宅嚴關，又曾經見到情、慾二魔的厲害：以爲魔頭來去如電，十分陰毒，一入陣地便各不相顧，稍微疏忽，必受暗算。沒想到身有佛家至寶與七老靈符，不但本身無慮，還可兼顧同來三人，不由寬心大放，連聲應諾。二人原用傳聲問答。虞、狄二人中邪遇救，剛剛復原，對於李、陳二人

早已心生敬佩，自愧弗如。見李洪被陳巖攔住，相對默然，知用傳聲商量。方要探間如何前行，二人話已商定，陳巖笑道：「此陣雖是厲害，好在主人曾說，我們祇要有本領，便將全陣十三門一齊毀去，也無話說。二位道友射陽神弩甚是有用，洪弟也有兩件法寶，足可防身。我們四人就此一試如何？」二人剛一點頭，李洪忽聽憲祥傳聲說：「你們四人雖有至寶隨身，靈藥仙草終是主人培植，此次不過受了妖人蠱惑，最好是適可而止，以免結仇樹敵。」李洪知自己行動憲祥全都看見，也未答話，把頭微點，略爲示意，便同起身。於是四道遁光聯合一起，再由李洪暗中戒備，遇到危難，金蓮寶座萬一無效，立將靈符展動，向七老求救。初意敵人陣法和右元十三限大同小異，不去觸動埋伏，再將本身元靈守護，不爲幻象所迷，便可免去危害。

也是雙方該結仇怨，不可避免。吳宮此陣本是異寶煉成，再加魔法妙用。因素好勝，惟恐來敵太強，知道此中微妙，將那形如牌坊的十三道陣門毀去，除各種禁制外，每陣門上均有法寶鎮護。又爲便於運用，兩下裏合爲一體。經此一來，果然增加了好些威力妙用。表面上任人採取靈藥，實則生性吝嗇，這多年來，除卻吳宮一時高興，自願相贈的三數人外，生人從無一個安然通過。平日也以此自滿，狂傲非常。不料氣運將終，遇見這四個對頭，內中李洪更是他照命剋星。吳宮先見來訪的二妖人爲敵所殺，剛一出手，便被憲祥止住。同時試出敵人飛劍的威力神妙，竟是平生僅見，又驚又怒。表面上似看憲祥情面，許其通行十三陣，按例採藥，心裏卻恨極。本就有些情虛，又見敵人把四道遁光連在一起，精芒強烈，勢若雷電，直往陣中衝進，惟恐陣法攔阻不住敵人，將藥採走，於心不甘，面上難堪，還無話可說。又因所殺二妖人乃許飛娘約來的妖黨，總共纔來兩次，爲助門人，卻被敵所殺，不爲報仇，無顏再見妖婦。越想越恨，便將所有埋伏一齊發動，邪法、異寶全數夾攻。這一來，無形中各走極端。

李洪等四人剛一入陣，猛覺一片淡微微的紅影微一閃動，忽然現出異景。祇見風和日暖，水碧山青，遍地繁花，香光如海，到處好鳥嬌鳴，笙歌互奏，山巔水涯之間，現出不少金碧樓臺，端的富麗清華，仙景不殊。置身其中，由不得令人心曠神怡，妙趣無窮。四人知道此是幻象開始，互用傳聲略爲警告，各把心神守住，付之不聞不見。然後由陳巖施展天視地聽之法，暗中查看好了方向門戶，等到一生變化，立即下手。本想不到萬不得已，祇要能夠衝過，便不去破它。李洪看出敵人正在運用陣法，倒轉門戶，必須靜以觀變。又見沿途花林中有宮裝美女往來遊行，出沒其間。方在暗笑：「我道十三陣有多厲害，這類障眼法也來賣弄。反正不怕，何不試他一試，看能鬧甚花樣？」忙用傳聲令三人留意，故意笑道：「陳哥哥，美景當前，你怎不多看兩眼？」話纔出口，花林中的美女忽然紛紛跑出，當着四人歌舞起來。有的宮裝高髻，霞帔霓裳，手持蕭管，音聲柔

媚，豔歌時作，十分娛耳；有的雪膚花貌，臂腿全裸，楚腰一捻，起舞翩躚。端的聲容並妙，蕩冶無倫，觀之心醉。

李洪知道這一開口一動念之間，已將陣法引動，底下便要出現諸般色相，好些醜態。不耐再看下去，笑罵道：「有甚神通，不妨施展出來，我們不耐煩看這醜態。祇管鬧着障眼法兒鬧鬼，我就要不客氣了。」話未說完，面前忽地光華亂閃，所有人物山林一齊失蹤。先是一片粉紅色的煙光朝衆人飛來。陳巖看出此是左道中最陰毒的迷魂邪霧，得隙即入，祇要聞到那股羶香，立時中邪入魔，不能自制。暗罵：「妖道說不爲惡，偏設下這種惡陣，已夠造孽，還要加上這類陰毒的邪法。如不看在憲祥分上，我必教你難逃公道。便我四人善罷，似此行爲，早晚也是自取滅亡。」正在警告虞、狄二人小心防護，不令邪霧侵入，忽聽轟轟巨震，宛如萬雷怒鳴，一片暗赤色的密雲，天塌也似，帶着極強烈的雷聲，正往頭上壓來。腳底立成血海，左右前後更有無數綠油油的釘形妖光暴雨一般亂射而來。陳巖認出全是左道中最惡毒的邪法異寶。同時眼前一花，十餘座金銀珠玉所結牌坊突然湧現，裏六外七，分爲兩層，發出各色妖光邪氣，環繞身外，似走馬燈一般電馳而過，閃得兩閃，全都不見。上下四外的血雲妖釘排山倒海一起壓來，轟轟厲吼怒鳴之聲，宛如山呼海嘯，地震天崩。當時上不見天，下不見地，祇是大片暗赤色血雲包沒四外，甚麼也看不見。如非四人所用仙劍均是神物奇珍，不必再生別的變化，飛劍必爲所污，人也早已中邪被擒，決無幸理。

陳巖先還和李洪同一心思，想等少時十三門惡陣聯合施威，試驗自己功力。後見血雲妖霧越來越濃，幾乎成了膠質，四人遁光竟覺遲滯，不能似前任意飛行；同時那環身攢射的碧色妖釘，衝射之力更是強大，四人劍光竟受震動，祇一撞，便自粉碎，化爲一蓬暗綠色的妖霧，一層接一層包圍在遁光之外，血雲再往上一擠，晃眼之間，行動越發艱難。陳巖漸漸看出厲害，剛把手一指，待要出手，一片佛光涌處，李洪忍耐不住，已先發難。先將金蓮寶座化爲丈許大一朵千葉金蓮花，花瓣尖上各射出萬道毫光，向上衝起，將四人託在中心蓮臺之上，頭頂上又現出一圈佛光，上下四外全被護住。佛光金霞剛一湧現，周圍血雲綠霧立似浮雪向火，當時融化，紛紛消失。那無數妖釘祇要挨近金蓮寶座，也便無蹤。李洪見狀，知己必勝，心中一寬，大喝：「主人再不施爲，我們就要衝陣而出了。」說罷，揚手發出連珠神雷，四外亂打。這時身外血雲已都消散，現出空間，陳巖早在暗中行法，查知方向門戶。血雲一退，看出腳底正是兩半島相連的中腰一段，頭上便是來時所見那道百丈虹橋，照此情勢，破法極易。因有佛門至寶防身，那十三門惡陣一任邪法施爲，決難傷害。陳巖也大喝道：「蘇道友，請告島主，說此陣玄妙，我已盡知。雙方本無仇怨，我們蒙他允許照例行事，不如作個人情，放我們由虹橋之下過去，

免傷和氣。難道真要一拼不成？」說時，李洪得了陳巖暗示，隨同手指之處，時進時退，時左時右，駕着金蓮寶座向前飛馳，祇見前面一座黃色牌坊突然湧現。四人在金光祥霞護身之下，內裏儘管煙雲閃變，勢如潮涌，還未生出變化，瞬息之間，人已飛過，跟着前面又有牌坊湧現。李洪暗忖：「這妖道真是不知進退，莫如給他一點厲害。」心念一動，立即手發神雷，朝牌坊打去。同時又將靈嶠三寶連同斷玉鉤一齊施爲，再掐靈訣，朝腳底一指，四人便飛到第二座牌坊下面。腳底金蓮突然暴長，萬道毫光齊往四下飛射，太乙神雷再一連珠亂打，諸般法寶一齊施威，前面綠色牌坊立被震成粉碎。緊跟着牌坊上面現出九團栲栳大的血球，也已飛起。虞孝見李洪法寶如此神妙，好生驚佩。入陣以前，聽說射陽神弩有用，便留了心，老早就躍躍欲試。一見血球飛到了空中，忽發奇亮，料非常物，也沒和陳巖商量，右肩微搖，三枝神弩同時飛起，空中血球立被射中了三個，叭叭叭三聲大震，當時爆散，化爲無數縷血絲血片，滿空飛舞。陳巖看出厲害，心中驚奇。李洪手指處，三環金光飛迎上去，祇一裹，全數消滅。虞孝見已成功，正指神弩追射下餘六球，猛聽空中大喝：「四位道友停手！」四人聽出憲祥又來解圍，剛一緩勢，眼前一亮，重見光明。上下四外的血雲飛箭連同殘餘的六個大血球，忽然一閃不見。惡陣齊收，重又現出實景和清明的天色。再看當地，乃是虹橋盡頭，西半島後面的一片花林之外。

憲祥剛由空中飛下，見面笑道：「恭喜四位道友，島主看我薄面，已將陣法收去，請即採藥去吧。」四人聞言心喜。見前面又是一座玉牌坊，上寫「諸天靈藥之圃」，字作銀色，四圍花林也是燦若銀霞，更無雜色。四望當地，並無房舍，但是到處香光浮泛，奇石雲昇，峰巒秀拔，掩映于瓊林之間，更比東半島景物還要清麗靈秀。正待穿越花林，往圃中採取靈藥，忽聽天邊傳來極強烈的破空之聲，纔一入耳，一片從未見過的青色奇光已由遙天空際如狂潮雲飛，電馳而來，祇一閃，便凌空飛墮，將全半島一齊籠罩在內。衆人均是久經大敵的能手，竟未看清，當時祇覺心靈一震，激靈靈打了一個冷戰，五人倒有三人被敵人邪法制住，心神無主。內中一人功力較深，元神雖未被其攝去，也祇仗着應變尚快，勉強支持，仍是行動艱難。同時面前落下一個長身玉立的中年道者，滿臉俱是怒容。要知李洪大戰司空湛，易靜巧遇鳩盤婆，魔女感恩調虎離山，萬妙仙姑許飛娘連傷峨眉諸弟子，三英二雲合力敗元兇等情節，請看下文。